

5428/
~~Ch h 5531 2311~~

10 T 5424 / 2311

熊襄愍公集卷末 附

勘遼疏

朱童蒙



具奏工科給事中掌山東道兼察御史加三級臣朱童蒙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謹奏皇帝陛下題爲奉旨覆勘遼瀋形勢各殊
功罪互異不敢妄徇衆議只得據實縷陳以甦經畧重封疆事
臣奉命往勘熊廷弼任內功罪逐處親到逢人密訪備查卷宗
悉科士馬據言官所奏論質以廷弼所辨白從公按實爲皇上
陳之勅諭曰某處被掠爲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爲有功勘得熊
廷弼自萬歷四十七年八月到任泰昌元年十月解任其間被

掠者共二十一處皆爲失事蒲河灰山豹冲斬首二百餘級雖不可以言功亦堵截用戰也遼陽城周二十里年久傾塌當開鐵初陷遼人束裝思徙謂城不足憑廷弼修築甚堅引水進闌城上下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詰姦除暴其心思精細綜理周密有人所不能及者瀋陽奉集虎皮驛工程守具亦復如是此修守之可言者也勅諭曰某事爲從實奏聞某事爲欺隱未報勘得疆場事情經略據監軍道開報監軍道據府廳開報亦有據塘報卽入疏者廷弼章奏無欺隱但報殺掠名口與撫臣稍有異同勅諭曰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失事勘得瀋奉之

外因山爲居築石爲垣其村落曰屯曰寨居民不過一二十家或三五家爲城堡者只有蒲河一處至若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金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寨王大人屯石廟兒屯劉普屯盧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目瓦溝子屯終兮二屯新屯趙官人莊沈寨雙樹寨皆前後失事之材屯也勅諭曰士民死喪幾何器械損失幾何勘得三次入攻死喪之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捉脫回四名失去民馬五十四匹牛二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毀房舍八十五間此死喪實數也損失器械一百三十四件袍十四

領勅諭曰兵馬折傷若干勘得前後陣失官兵五百八十七名
冒名被傷兵丁三百七名陣失馬一千五百六匹現在支餉官
兵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二員名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
勅諭曰錢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勘得萬曆四十七年八月起
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及續收銀共七百七十四萬
二千九百兩五錢九分八厘除支過俸餉等項現存庫銀七十
四萬五千一百六十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取支悉經餉司廷
弼原不沾手或有虛冒及各營將佐影占作弊廷弼嚴爲察處
而不之縱也臣謹看得舊經略熊廷弼者有揮霍之雄才有沉

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騁其偏鋒亦能忍
人之所不能忍任事纔十餘月而遼陽頽塌之城如新喪膽之
人復定奉集瀋陽三空城今日儼然重鎮矣曾幾何時而金湯
鼎峙恃以無恐迄今民安於居賈安於市商旅安於塗使後之
人因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
而慙謂數萬生靈皆弼一人之所留是其精力在於此其得諗
亦在於此也惟是致辨死喪一節噫嗟於有花名無花名以爭
多寡獨不思邊疆殺傷止論失事不論數目惡得無罪臣以爲
廷弼更有大罪焉蒲河之役廷弼策馬先驅以救北關何其壯

也至則諸將不欲再戰威以賜劍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退怯
知事不可爲始灰心稱疾求去忠臣必不如是然而廷弼之罪
又自其任性致之廷弼性急而遼人素習怠緩性不急則工不
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况又非常之行黎民懼焉凡借輓於
巨室採木於園林移石於墳墓止求應急至於督工修築刻期
責報鄉紳子衿役無割免又束縛悍弁斥逐庸吏能無騰謗聲
乎言官得之風聞臚列入告廷弼盛氣相加屢疏致辨非所以
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廷弼功在存遼勅諭所謂功浮於
罪者矣臣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袁應泰撫臣薛國用按臣張銓

據實奏聞奉旨遼陽會勦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
言求去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
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讞疏

天啟二年四月二十日刑部尚書主紀掌都御史鄒元標大理
寺卿周應秋等會審得東事之覆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
正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
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
爲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傑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
此而後朝食濟則共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
然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關一場挈河西拱手送之竟以一逃結
果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捐棄數百年祖宗之疆土

斷送數百萬生養之赤子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喪亂望風
逃遁罪將誰諉乎不於大公案處一眼覷破一口道破而區區
拾紙上之殘瀆爭長競短強生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任於
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纍卵隻手撐持閱八月矣嘔盡心血費盡
氣力誰不憐之但生來是一樸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人而反
爲人用用間而反爲間用甚至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
不悟任其籠絡伎倆已可知矣乃敢口口聲聲言戰言渡河至
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鼙鼓鐵騎尚隔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
屣匹馬宵遯若追者之躡其後而驚魂至今猶未定也哀哉化

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靖邊之志而無靖邊之才是
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罪安所逃宜服上
刑以正厥罪至若能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時往者在遼而遼
存去遠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霍衛自許
而人亦莫不霍衛廷弼也自入都之日兒童走卒亦相率焚香
叩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卽我皇上賜劍賜蟒玉賜以金帛錢以
九卿殊寵異數近時未有廷弼何以仰答眷知副此千載一時
之遇哉追維初出都門卽檄有控扼山海之音識者已知其無
意於廣寧矣抵關以後覺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人

不宜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耶獨其剛復之性虛驕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形既分元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陣相構不已而蒐乘訓士厲兵秣馬凡可爲守備計者悉等閑置之迨邊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卽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其爲戰守不成其爲守反以巧而成拙雖欲引平昔主守不主戰之說以求未減其可得乎向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若肯

仗義興師或捲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戡禍難或堅壘固守在屯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乃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潰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國恩以貽笑於後世乎卽有蓋世之氣料事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嗟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難辭乃會鞠之日喇喇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旨昭然卽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二人同功同罪同禍福之語何至今日移易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其罪亦安得有差乎胡不引從前之經

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方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
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惟無以服天下萬
世之心亦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
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否在八議之列臣等皆讀蘇軾刑
賞論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於執之之義但
施不測之恩是在皇上非法臣所敢輕擬也奉旨熊廷弼控制
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淪陷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
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既同法難懸異既會同覆審明確俱
依擬

科道江秉謙曰失地喪師宜問之王化貞破壞封疆宜問之
宰執諸人及保舉王化貞者某官小不敢畫題若歸罪熊廷
弼是誣之而已

王化貞臨刑呼曰奸臣爾當日要殺熊廷弼教我只管爭功
今敗事是汝等誤我也

科道江秉謙疏節錄

自楊鎬失地喪師開鐵淪沒其情形危急誠有百倍於此時者
乃熊廷弼受命田間倉皇起召單騎出關收拾餘燼城守經年
不致躡入何前此垂危之遼彼不知其所攻今日堅備之瀋我
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略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終
其位決不敗壞至此然昔之論廷弼者猶曰風聞及查勘已明
而讒構復起寧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消胸中之畛域寧甘心
以遼陽與他人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
一疏以退兵耶

科道疏

臣周宗建朱童蒙周朝瑞江秉謙劉宏化甄淑周季爲保舉恢復全遼以安社稷事自古將相調和內寧外攘故能努力於疆場而奏績於朝廷也斷未有將相疑忌內外掣肘而不失地喪師者往者遼陽大震失地千里京師遠近人人自危將至屢敗兵至屢亡每歲空費百萬之金其實未復一尺之土此內外臣工之所共知共見者也先帝側不安席是以拔熊廷弼於田間廷弼入遼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單騎夜馳突入邊塞人且不知雖諸葛之智無此神速也乃踰越險阻自海蓋以抵北關修邊

城七百餘里不踰月而高城在望人以為天神所助不致震驚此如何膽力如何才識自古及今有此良將之才乎而又虞清河六城極邊燒磚包砌并熊岳一城共為七座堅如金湯不二年而戰守完具復地千里即宗李復生韓岳再出其功未必如此大其成未必如此速二百餘年僅有之人也倘上而大臣下而將佐公忠體國不擾其威權不虧其兵餉不出十年不復全遼而歸我國家者未之有也然而熊廷弼之備邊積穀猶有待也其意欲養之甚銳蓄之甚厚掃蕩區宇豈徒拓地而已哉無奈不滿人意者因廷弼之用剛用直心中只有朝廷目中却無

卷宗以致叅回聽勘而全遼便失大半一遣楊鎬而失守數城再遣袁應泰而喪師百萬皇上宸衷震怒諭部臣曰熊廷弼守遼陽一載未有大失今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祖宗百戰疆場袖手送與他人若不嚴覈痛稽何以懲前警後又曰遼事大壞朕方痛恨驅熊廷弼者今又妄言阻用聽令回籍朕尋悔之於是鈞旨飛催復詔廷弼保遼救遼而猶恐廷弼之不速來速救也大小臣工亦恐廷弼之不肯速來速救而無自解免也及廷弼至京望遼而馳遼民見之歡如父母既再整殘壘事事俱無可憐廷弼抱恙疾邊相時用兵身經一十餘戰而

失者仍復虧者仍完整頓封疆保全生靈固守社稷遼山遼水
猶有生氣卽衛霍之雄武穆之奇亦應傾心拜服也乃請餉不
與請兵不與而復以不曉事之王化貞侈口大言旁撓其權化
貞亦不自揣乃敢鼓兵而前舉朝附和以爲廷弼之不如也則
今日之失地喪師者化貞也而亦不獨化貞一人已也而議者
以不援廣寧爲廷弼罪其時大兵大權屬於化貞而廷弼所有
者止半殘半落之老卒千餘人耳譬之大厦將傾一木焉能支
乎爲今之計我皇上欲愛社稷必留廷弼欲保封疆必赦廷弼
勅令兵工二部備兵餉同功同罪各任其責大臣預聞政科臣

不許妄擾一意恢復臣等七人均食君祿分君憂願以身保廷
弼如恢復無功乞先斬臣首并斬熊首以彰乾鉞專候請旨奉
旨七人妄行保舉本應重處姑削職歸農永不敘用

遵旨確查疏

饒京

爲遵旨確查明黨排擠陷害忠良冤誣彌天事萬歷初年東人
起事自開鐵一帶打破城池殺戮生靈二十餘萬自居庸一帶
打破城池殺戮生靈三十餘萬當此之時十城九破十將九亡
遼東境土悉非我有民不聊生矣而長城以外數千里東極鴨
綠北連蒙古西通哈密已有吞中國抗京師之勢矣况兼以良
馬百萬健卒數十萬席卷無敵而中國無一良將天下幾幾乎
殆哉輔臣當國無一奇計邊臣堵禦無一奇才宸躬聞之而失
已臣民聞之而奪魄軍士聞之而喪膽惟周宗建首薦熊廷弼

有料邊大才堪能禦侮以紓廟堂之憂一時姚宗文等以爲中計者在此一舉也自延弼赴遼任事之日索兵兵到索餉餉到乃展才猷相機應變勢如破竹未經一載收復諸城延弼此時取遼陽爲家當取瀋陽爲內應修築城堡訓練士卒製造器械蓄養元氣不用戰而用守只待糧足兵強而驅除不難矣豈料朋黨爲奸妨能忌功之臣始而一二人繼而數十人不思公忠以報國只圖隳績以快心今日虧兵明日虧餉大敵當前百番支持其不敢深進者非怯也憂兵餉之不繼恐人窺其虛實也延弼固守數載請兵兵不應調請餉餉不應急疏凡屢奏朝廷

竟未見面而遮天蔽日者罪不勝誅矣其立心陷害者一也神宗皇帝軫念邊軍寒苦發餉三十萬兩以作犒賞而戶部必尅扣作正餉今又混稱八百萬兩謂經略之糜食軍餉也其立心陷害者二也遼東缺官料理疏催速代以救危遼而兵部必不肯遣而又馬上催戰以無衣無食之病卒出拒強國殺傷六百有奇使肝腦塗地歸咎於經略其立心陷害者三也及其敗也而馮三元等叅回聽勘委任楊鎬而鎬也亡委任袁應泰而應泰也死委任李如栢杜松而如栢也亡松也死始而開鐵一失遼東亡矣繼而撫順一失居庸亡矣使延弼十年戰守之功一

敗塗地其立心陷害者四也幸而廷弼已去無可歸咎朝廷不
於此時殺建謀等官而終留爲殺廷弼之根者有大臣以主持
於其內也既廷弼解綬歸里大勢已去京師告警震衷震怒大
小臣工人人自危恐勢不可支禍必及身乃謀復起廷弼於田
間使廷弼此時稍存報復小人心指名直奏壞遼之人必待
殺此敗類而後應命誰曰不宜而廷弼曰救敗如救火急君如
急親大丈夫挺身竭力爲封疆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至
辜小之罪我毀我陷我害我烏足與較今日祇知有君耳安敢
忘吾軀哉爾時啣命而往星夜馳行至京而朝廷又故爲緩之

迫緩之而全遼已失大半矣台省科道以十八萬大兵大權不
付廷弼而專屬意於無才無能之王化貞無怪乎失地喪師而
爲所乘也是役也誰實使之而誰實致之乎乃大臣不自引咎
而歸咎於王化貞羣臣不自引罪而移罪於廷弼不過曰性氣
剛愎吾姑借是以殺之耳其立心陷害者五也自二帝賓天東
林一類羣附魏黨謂楊漣之疏出於熊手鄒元標會審之日舞
弄文墨而廷弼不可逃也既廷弼已死誣賊十七萬嚴刑追比
長子兆珪枉死獄中其立心陷害者六也此係遵旨確查朋黨
排擠陷害忠良冤誣彌天其是非予奪俱斷自聖裁

辨功罪疏

工部主事 徐爾一

爲遠去勞空而言無不中之屢疏猶在竭忠被謗而甲禍移乙之慘戮全無伏乞聖明立賜昭雪以鼓士氣以彰恢復事臣竊維恢遠所以久無成績者繇賞罰不平人心不服而最大莫如熊廷弼一案夫廷弼以失陷封疆至於傳首陳屍籍產追贓而臣按當年疏揭塘報轉覺其罪無一據而勞有足矜者何謂罪無一據謂不死守右屯而是時廣寧十三萬兵馬數百萬錢糧盡是王化貞掌管廷弼纔截留得援遼兵五千人駐右屯距廣寧四十里耳化貞方無日不言進戰而忽同數百萬遼民雲時

盡潰當是時弼得此五千人不潰足矣尚望其屹然堅壁哉而
弼罪安在謂不早見事機而當其按遼時既疏策必變最後與
化貞共事化貞仗西人而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奸細而弼云
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而其如當時方信嚮
化貞轉責其不能和協撫臣而弼罪安在謂責在經略而經略
無其實如屢疏爭各鎮節制不行而部覆高閣束之屢疏爭原
派兵馬不與而部覆又高閣束之如云名是經略便得自做主
張則自昔以有名無實而稱為擁虛器抱空名者豈獨一經略
哉而弼罪安在謂殺戮太嚴而當時節節逃潰節節姑容法紀

蕩盡獨延弼至遼始鳴鼓集衆斬逃將三人曰劉遇節王捷王
文鼎貪將一人曰陳倫又陸續斬逃兵數百人倘亦事理必當
如是耶而弼罪安在須知郭子儀李光弼既不免與九節度之
師同潰自應收拾潰兵扼守河陽橋無再住相州坐待思明縛
去之理而今計自廣寧而西只關上一重門限廷弼不趨扼關
門何待史稱慕容垂一軍三萬獨全止是衆無潰散無再住淝
水與晉人決戰之理而廷弼能令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交
付化貞事正相類而豈得與化貞之獨管兵馬錢糧而悞用西
人悞信奸細以致潰敗者同年道乎何謂勞有足矜當三路同

時陷沒開鐵北關相繼奔潰時兵逃民逃道哭將哭才有遼陽
半個空城未去廷弼經理不及一年而俄而進築奉集瀋陽俄
而進屯虎皮驛又俄而迎拒於橫河之上於遼陽城下包輓鑿
河列柵埋砲屹然樹一金湯令得終竟所施何至舉榆關以外
拱手授人而其如不得少安其位何而今俱抹煞不論當廣寧
奔潰時試問在廷諸臣幾人留眷屬在京守關諸將幾人敢寓
目關外而當關者慮仍前混入奸細閉關三日不啟衆心洶洶
廷弼至關盡勒卸刀馬在外洞開驗放凡二百八十餘萬人令
當時鎮營無人處分無法致此二百八十餘萬帶刀騎馬一擁

入關不知此日關上風聲鶴唳之兵作何景象在廷不留眷屬
諸臣作何鎮定而今俱抹煞不論乃其所繇必死則有故矣其
才既籠蓋一時而其氣又凌厲一世人望之辟易而有與不相
下者定是天下第一等有品望有幹局之人而廷弼不量揭辯
紛紛致撓衆怒共起殺機是則所繇必殺其軀之道耳然而夷
考當年爲廷弼或鳴冤闕下或戮力行間如韓爌周嘉謨楊鶴
周朝瑞江秉謙周宗建甄淑熊德陽惠世揚及周永春邢慎言
高出胡嘉棟輩三數十人後有一人失足崔魏之門否督臣朱
元燮亦西南勞臣聞廷弼按斬爲懊恨嗟吁數日臣時爲屬吏

聞其事而當廷弼被勘被逮之時天日輒爲無光此足觀近臣
所主遠臣所爲主上千天帝之怒下灰將士之心以致恢遼久
無成績者而可不爲亟加昭雪乎伏乞皇上裁察施行奉旨熊
廷弼失陷封疆國法旣正徐爾一如何無端輒爲辯理姑不究
該部知道

訟寬疏

大學士韓 爌

今日發下票本內有原任經略已正法熊廷弼次男兆璧一本
該臣等票擬先是江西道御史饒京有遵旨具奏一疏內言廷
弼遺骸未掩臣等已擬著家屬收葬蒙皇上御筆刪去茲當再
擬不敢不具揭奏明臣等看得熊廷弼身任經略因廣寧陷沒
同撫臣王化貞等訛擬大辟乙丑八月二十五日奉旨行刑傳
首九邊失陷封疆已無餘罪若遺骸至今埋棄郊外不能歸葬
嗣從來國法所未有卽令廷弼正法於今日皇上必倣古聖王
拊髀埋齒之意重傷海內慈孫孝子之心許其歸葬臣等敢用

正擬准請蓋國典皇仁并行不悖似合如此未暇深陳廷弼之
舊事也若廷弼當日罪案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巳酉間
廷弼以御史巡按遼東時早策必爲後患請核地界請飭營伍
請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爲應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
者一戊午巳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沒皇祖用今督臣
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鎬廷弼在任年餘築城浚濠修守待戰大
有起色會皇祖賓天廷議以廷弼緩於奏凱攻之使去袁應泰
代爲經略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彼時在事必不至此其可言
者二遼陽旣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田間復任經略時撫臣主

進戰廷弼主固守羣議皆是撫而非經廷弼連章累牘力陳玩
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守右屯撫
臣兵十三萬駐廣寧過河之役廣寧潰右屯因之亦潰其可言
者三假令廷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以殉封疆豈非節烈奇
男子卽不然支撐寧前錦義之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
桑榆之晚效乃張皇風鶴偕化貞并馬人關其意以爲我固嘗
言之言而不聽罪或當未滅此則廷弼私心短見挾曖昧之淺
衷悞封疆之大計其究竟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
今傳首邊庭頭足異處亦足爲臨難鮮忠者之炯戒矣然使誅

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堂堂正正偕同事諸人一體伏法廷弼九原猶當目瞑乃先以無影賄賊拷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之阱陷既又以刊書惑衆借題偏殺身死尙懸坐贓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才臣義士亦多憤惋竊嘆特以封疆二字礙口未敢訟陳於皇上之前耳臣等竊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騙官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略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大計如其家事身事似猶此善於彼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只爲簡祿二字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屈撓

則生抗違立死乃終不解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其耿耿俠腸猶未盡泯今總不敢深言而俾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則聖明必在垂仁臣等所以媿媿及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於邪正本末陰有關係皇上天縱英哲數年以來是非功罪之林悉在洞鑒或未以臣等爲深謬也伏望俯宥清聒裁察施行臣等不勝激切悚惶之至奉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熊芝岡司理考績序

郭正域美命

吾邑熊非之舉省元成進士所試藝流播海內為保定司理且
 三年上不易置守非之行府事且有年頌聲四溢薦剡無慮數
 十諸凡釐弊飭奸除蠹通滯未易更僕數每讞平刑罪者無言
 質者亦無言錢穀出納納者無畱發者亦無畱諸屬吏有所質
 成合者得盡不合者亦得盡四境內外二十縣邑下令如流水
 而蘇困折醒如冷風掾吏奉法如山岳而童叟戴之如春日人
 謂其文士也而其剴割理解如老吏其煦育蘇息真愷悌君子
 與其屬披裘素見肝鬲不作勢禁不涉猜嫌如家人父子不佞

勿見郡國大夫與其貳守若倅坦然適也而於司理則肅然見
憚夫司理無事也司理無事於上令長屏息於下司理無事於
左右太守斂容於其間司理無事於下監司注目於上嘉隆之
際直指行縣以司理隨無所不寄耳目於是司理重今上初年
監司有所不安至以上聞盡罷一切行縣盤詰諸事於是司理
疑夫其重也不爲守而重於守也其疑也疑於守而守亦疑也
未行守事也行守事則益重矣亦疑人矣疑之而不重重之而
不疑能以其身爲人重而不爲人疑下之有所平反而不疑其
難事也上之有所匡救而不疑其逼已也斤斤察察皎皎促促

有所修飭有所約束而不疑其非情也率斯道也何有於司理
何有於上谷鉅鹿卽爲天下可也今上進賢如不得已內之卿
貳台省外之藩臬長吏多所停閣疑之積也近則郡國太守不
得請者不下三十餘人是疑及守矣夫疑及郡國則行者不得
行疑在言路則言者不得言非之今日爲郡國明日當言路蓋
處兩疑之間夫信而後諫是使上不疑也信而後勞是使下不
疑也非之且當耳目之司何以使官中府中無闕無阻蕩蕩平
平坦然大同哉今且三載報政闔帥張君殷君素與非之善詣
不佞乞言不佞猶憶張忠定之爲益州也問左右曰人謂我何

對曰威惠及人人信公矣公矍然曰五年而成一信孔子曰民信之矣不佞謂非之信於民矣信而後諫且於國家有厚幸矣

上熊經略書

姚希孟

昨歲蒙老師之教迄今數月尙無一字奉報然師台所索者須禱之詞而樂羊之謗書業已盈匱矣天不佑我社稷使老師不得行其志而躁率者乘之河西之地淪於一旦榆關一帶危若累卵摧萬里之長城而又付之他人之手不肖爲此焦唇敝舌非爲老師爲封疆也讒人罔極其意蓋深有所構而借吾師爲難端耳但新承褫奪之命凡疏揚中必欲剖心以鳴吾之是便覺以君父爲懟爲人分過引咎責躬詞婉而意篤此孤孽自處之道也卽百凡酬答之文稍稍鏟其詞鋒斂其筆鏘而濟以溫

厚和平斯合於古大臣矣王伯安成功之後爲羣小所齮束身
自歸微服入九華山所以功名大節人無間然吾師未靖狼烟
先蹈虎尾凡英雄之氣孤憤之心皆著一毫不得正於此處觀
養非徒曰蒙難柔順爲明夷之道也捉筆氣咽語不倫次

致熊經略書

陳繼儒眉公

某屏跡空山每讀經略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
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
當仰承祖宗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
餘力非特遼人哭京師人哭卽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
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
慷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鏃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
家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受萬分之苦矣天平豈獨一台臺困
網羅哉不死卽是君恩人心卽是天意伏願平氣慎言靜需緩

急宣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叅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
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
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

祭芝岡熊先生文

孫鵬舉 何知

兵部尚書熊芝岡死於西市十月十二日江夏社弟孫鵬舉聞
邸報於新化學并得公與我絕筆手卷七頁仰天大哭十五日
服朋友之服設位於學齋之東北祭以庶饘酒醴猪羊之儀其
詞曰往我與君定交也君十八歲我十二歲纔學文章便以氣
義相傾許更一年值戊子巳丑大荒之後君以父母朝夕供養
爲虞我父我母米麥粥飯蔬魚茶果無不我與君共者迨補邑
弟子員君便文譽駿起我亦接席文壇讀書長春觀讀書雲巖
寺飯共甌誦共燈眠共牀交相砥礪交相奮勉丁酉君舉省闈

第一人成成進士去司理上谷主事工部巡按遼東督學南畿此後一別遂成兩散癸丑君以聽勘歸里頻頻過從稍爲歡聚如曩時而我復以老困名場北道奔走自爲離去邊圉不靖君受特簡星馳往遼陽一年餘無事卽解君柄罷歸歸未一年卽失遼陽又急推轂出出則經撫不和遂失廣寧而昔日不次之恩便爲君今日非常之禍王戌之春我謁選君下獄相遇京邸宿慈惠寺宿天仙廟宿刑部獄贈言慷慨酒淚悲傷遂成永訣矣前後四十年與君離合者各半君所交天下豪傑不知凡幾地遠數千里時隔十數年老且賤如我一話一言一事一物

君不忘於心中且時申之紙上其中金陵之筆墨遼陽之壁風我竊欲往觀而未果獨始者攻苦之日月近者下獄之光景我與君偏巧相值然則貧賤患難之交顧惟我二人耶我母見背君哭之痛痛我母不見我博一第痛我不能博一第以報我母至今聞者爲之泣下甲午我徒步行大雪會葬君父甲寅我扶病哭君母豈知今日復從五千里外哭君不得其死耶君寄我絕筆云爲何知一官遠絆不能到法場生祭我也四十年骨肉交情今日盡矣嗚呼我尚忍再讀哉至於君之死生關乎天下君之功罪明見之天下天下豈無有心有力者昭白於聖明我

不敢言亦不忍言我負君矣嗚呼

同胡參六祭熊芝岡年兄文

廖道南

嗚呼自有天地以來國家之變有如今日者哉自有人臣以來
奇禍奇冤有如吾兄者哉兄之事遼陽可按兄之議論疏言可
復舉國若狂豈真狂哉天下未有盡瞎眼聾耳之人也國人欲
殺豈真謂應殺哉天下未有皆良心盡喪之人也殺睢陽者乃
反賊今之殺兄者乃士大夫殺武穆者借題目兄之受殺題目
何居兄未擁重兵胡爲正刑兄未欺君悞國胡爲身首異處兄
未謀反大逆胡爲累及妻孥兄之怨氣非一人之怨氣乃天地
神人共憤之怨氣卽人之善怨者竭其佗僚悲苦之思亦不能

爲兄寫怨兄之身乃在沉雲黑霧之中兄之首乃在九邊沙漠之外兄之魂爲東方爲西方爲南方爲北方爲碧落爲黃泉卽人之善招者發其鏤心刻腸之痛亦不能爲兄招魂假令異日鎔金爲兄之像端嚴爲兄之座合彼諸奸銅鑄其身鐵鑄其妻石刻其子蓬頭赤體鎖跪道旁千人打石萬人口唾若今岳廟之所爲亦不足雪兄憤之一二又令此日者保傅贈兄之身世爵逮兄之後定忠臣四時之祭豎英雄萬年之坊亦不足償初心本願之萬一弟等分痛有心昌言無路一官旣不足道此身又何難殺但以若所爲屢經目及致令父母流離妻兒淪喪親

友株連鄉黨騷亂此訟寃之書不免閣筆登聞之叩不無却避祇以一退謝國家寸心謝良友耳彼一時也號天痛哭於一室之中此一時也聊述憤慟於筆墨之內其兄事之本末不能縷縷佛所云四海九州同時共雨可能數其一二點滴乎弟云卽點滴亦不能數兄一二之寃也尊酒炙雞兄其鑒之

襄愍公傳

梁谿鄒 漪流綺

熊公廷弼字非之號芝岡古鄂沙羨人也少負俊才自髫年捉筆爲詩歌卽往往有泣鬼神驚風雨之概及少長軀長七尺餘少鬚髯有膂力能左右射文武兼優卓然有大志非粥粥書生者比擅高文多雄辨洵國家柱石經濟宏才年十九始遊泮爲諸生首二十九以經義舉丁酉秋闈第一人戊戌登進士初謁選理刑直隸保定一應官評吏治軍實民巖公皆應手解終任計所出及改矜疑者三百餘人多平反囹圄一空視郡篆一年有八月諸爲民苦者一一釐正作徵收則例由票比限起解銷

錠諸式請撫台汪公應蛟通行六府著爲令詳署事錄汪謂公曰吾弟以公爲文章士何政事精敏至此吾不如也在郡六年薦三十以上皆首剡爲天下理官第一召入爲工部主事尋改浙江道監察御史不一年朝議以公有文武才特命巡按遼東公單騎就道至則撫緝多方條議築河東邊城七十城墩堡數百創常平倉七十所積穀百萬斛時邊圉方安靖公籌策知後必有大變請核地界請飭營伍請聯絡南北關廷臣竟寢其言全無東意更十年而其言一一果驗辛亥督學南畿行李僅書笈士風斂戢請託不得行所拔皆名士所進皆寒微所罷黜皆

津要子弟旋中蜚語歸公旣家居謝賓客會郡邑連年水災乃出見當事請築江咸嘉蒲四縣堤長三百餘里民安業樂國賦豐裕戊午勤東事張承印全軍覆沒撫順清河俱破己未杜松劉綎馬麟三賂敗衄鐵嶺開原奉集瀋陽城堡盡燼京師震恐巡撫李維翰被逮神宗宵旰憂懼尋繹御史楊鶴言復詔起公爲大理寺左寺丞兼河東道御史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尙方劍鎬亦繼逮公以八月初三日受命晝夜籌邊事蒞任年餘築城浚濠修守待戰邊烽稍定會神宗崩光宗相繼賓天熹宗卽位主方初冲公與

中朝議多不合爲閱科姚宗文構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亡關門大震上忽思公曰假令熊經略在豈一壞至此再起田問進兵部尙書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環之恩朕方冲年邁此大難勉爲一出籌畫安攘以全君臣始終大義大司馬張鶴鳴設餞三十里外冀有所囑公輒手擊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啣公公禍自此始也蓋公負才使氣內外多深忌之乃復更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阻經祖撫撫言戰經言守撫言三岔河可用全師經言但可用巡檄撫言扼險爭奇大功在咫尺經言苦寒粟少將士且

亡潰經言當益兵撫言何必召募經言西人未可信撫言西人大可恃經言間諜可虞撫言孫得功李永芳內應成功在卽撫言請兵六萬可一舉大捷經上疏請如撫臣約并亟罷臣以作戰士之氣經撫如水火間諜行矣可奈何公復連章累牘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人情叵測兵志不固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守右屯而化貞以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進兵壬戌正月二十一日公赴援廣寧是夜聞兵敗分道嚴整以待二十二日早

大清兵尙未至鎮武化貞倉皇乘四駱駝裝載而逃官兵民數

十萬紛紛過驛而西廣寧遂失化貞見公於閩陽驛公囑其牢
駐毋動而自星馳入關放軍民詎公入而化貞亦入河西陷矣
上命三法司會審問公曰廣寧可復否公曰可復則不失又曰
何以不可復公曰以平章如是之主張以樞部如是之調遣以
經撫如是之區畫以台省如是之議論時事彰彰矣時廷臣胥
欲殺公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璫二十四大罪疏上璫人謂
稿出公手時有蔣應暘者公門下將也化貞乘璫意謀應暘觀
音經後有圖讖數語坐妖言棄市牽及公越三日四鼓中官捧
駕帖至公沐浴整冠登堂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乎

持一疏提牢主事張時雍謂囚何敢上書公曰此趙高之言也
盛世安得有此從容就戮公臨刑絕命詞云他日倘拊髀安得
起死魄絕筆嘆可惜一嘆天地白聞者哀之後璫敗化貞伏誅
輔臣韓爌爲公訟寃遂賜公葬予公謚自是廟堂每思公云
論曰公生平始始終遼事云方公之受勅也則曰駐劄山海
調度三路上之諭公也則曰嚴飭兵將控扼山海是朝廷命
公之信地在山海也廣寧右屯非公信地也山海固無恙也
而謂巡撫棄廣寧當死經略棄右屯當死可乎尤可笑者不
死於右屯之失而死於妖言之條不死於經撫俱當論死之

議乃先殺經而欲活撫所云祥刑是耶非耶雖然公不死而
天子赦還不過一墮功老尚書死牖下耳落落死牖下無寧
烈烈死西市至今想杙者或辟或戍或城旦鬼薪甚有鬼憑
其吭者安在無天道耶嗚呼一腔熱血不能洒神宗光宗之
靈舉前按遼二十載功績灰於一擲豈不痛哉公真可謂勞
臣也已

正氣論

萬國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
山第一峯此金主亮題於寧波亭也太祖讀而恨之馬首經從
嶺表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
此元伯顏題於石壁間也徐國公讀而惡之我朝聖君賢相負
天地正氣立宇宙綱維者俱慨然以平成爲念萬歷神宗特起
江夏熊公鎮三韓恢復全遼拓地千有餘里遼陽以內山海以
外車書一統其勞苦而功高者不洵千古稱雄哉夫何臺閣大
臣妨賢以病國科道諸臣排擠以喪師殺一經略能臣遂壞萬

里長城致使祖宗二百餘年疆域一失而不可復得皆此輩人
悞之也由君子論之殺一人以快朋黨之心不如殺朋黨以服
天下之心縱諸黨能逃罪於山川社稷必不能逃罪於天地祖
宗嗚呼以公之精忱赤心忠勤報國一旦蒙誣以死後世賢人
君子必爲之痛哭以白其寃爲之歎賞以許其功必爲之表揚
以旌其忠而公誠不朽於天壤矣故凡欲誅亂賊於身後者盍
弗取是疏而一復之散秩閑曹某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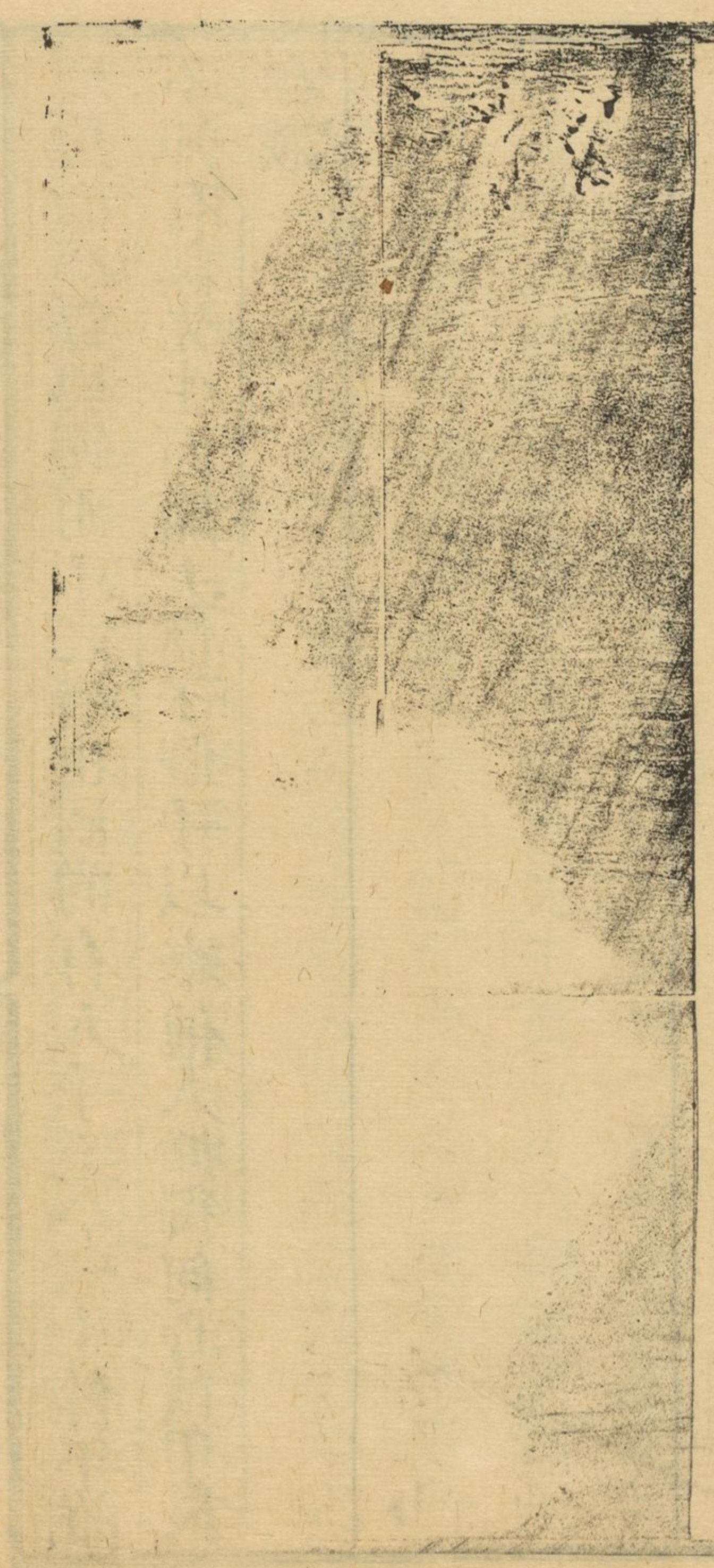
襄愍公論

魏廷謨漢一

余見先生者三江夏有孫何知先生爲先生金石交接譚於臥
寫園先生身長八尺圓目巨吻一吐氣出辭衆人辟易孫先生
以嘲謔行之人亦爲之辟易蓋先生於儕偶議論紛出遇事立
辦無留行衆人耳目不及詳此則照攝千里百里外矣萬歷末
年先生再出關余從西陵黃侍御飲於東園時詔書迫切勒以
嚴程坐不取定黃先生以微辭覘之欲其廣聽受而集衆思不
一二語而止而先生未必應也余少從諸人後侍兩先生之側
間及疆場之事而先生搖手頓足亦甚知其難爲也人謂其過

易豈有是哉曾爲一友書近詩中聯云敢洒一腔血而邀百世
勲今袁宏之碧入土十丈而一時庸夫懦子坐以剛愎悞事此
先生所以至死不甘也然何以不甘也繫人之手足而責其禦
侮禁暴羈縛其瓜距而求其搏擊鳶兔也一不中則文墨吏議
其後矣然此皆非先生之所憤也先生實心止爲朝廷固疆土
是以當讓而不讓當辨而不辨不當死而必死也用先生者所
以殺之也不待智者已知之矣從來庸夫懦子悞國喪君以之
定難則不足以之殺正人而有餘人乃引盧藏用之言曰干將
鑊鉏用之不善不缺則折此未深知先生者也用之則折竟無

所用而碎鋒與鏑而不之惜也國尚有人乎至今三十餘年誰
不知有熊先生而庸夫懦子假手以奉他人抑獨何心哉甲辰
春識



襄愍公論

陳文源 東川

余讀明史至熊襄愍公按遼時事不禁廢書而三嘆也公以文武全才膺邊疆重任其一切戰守之具生聚訓練之方皆非他人所能及不幸奸黨用事羣起攻之萬里長城一朝而壞天下悲公之死謂公不死於疆場而死於門戶遼之亡不亡於公而亡於王化貞之手嗚呼其亦不思其故也夫事後成敗庸夫懦子皆得而言之而吾獨追本溯源以爲其罪在宰相也國家千萬輩無用之人何足惜若公者十識膽略超人百倍天生之以爲國家者也爲宰相者縱使廟堂無有其人亦當下令求之草

野俾爲天子立奇功使天下聞之曉然於大臣薦賢爲國之心况既已知之舉之而用之也乎又使國家太平無事文武無所用其材亦當預養才識膽略如公者寄之重地厲兵秣馬一旦有故可恃以無恐况有事之際用之業有成效乎且自古未有謗書滿朝邊臣得久於其位者宜以時言於上辨白其是非勿使爲奸人所中如是則宰相爲能盡職邊臣得以有爲無旁撓之患而天下之大事以理乃吾見公之爲御史而降調也宰相無一言及由大理寺丞起而爲經略也姚宗文有怨於公至是閱視遼東兵馬意在陵轢公公不爲禮遂上疏詆公其後奸黨

交章彈擊寧敗壞祖宗之封疆必不肯平心議論以寬勞臣此一時也御史江秉謙言之而宰相不言既公削籍歸里以袁應泰一敗塗地朝廷始思公復起用公而王化貞不受公節制立意與公忤遼事大壞而奸黨之殺公爲有名此又一時也秉謙又言之而宰相不言及乎公之論辟也朝審時大司馬喬公允升謂公有存遼功當議魏璫力持以爲不可魏璫初無大憾於公不過借公以殺楊左諸君子既殺楊左諸君子不得不并殺公忠臣義士一網打盡此又一時也而宰相終不言夫宰相者爲天地培養元氣爲國家愛惜人才者也吾不知此日之宰相

高爵厚祿所職何事坐視邊疆危如累卵不一引手援而漠然如秦越人之不相關天下有如是宰相乎抑臃腫病發日輾轉於醉生夢死之中金玉錦繡與之於已國家之利害人才之消長則不必與之於已也乎朝廷安用此宰相爲哉夫天地生才如此其難也國家需才如此其亟也而小人百計以陷之殺之若無所惜卽賢相如韓爌亦祇訟寃於死後不聞營救於生前其他則又可知噫彼宰相者何人耶

熊司馬墓碑

武昌郡伯章培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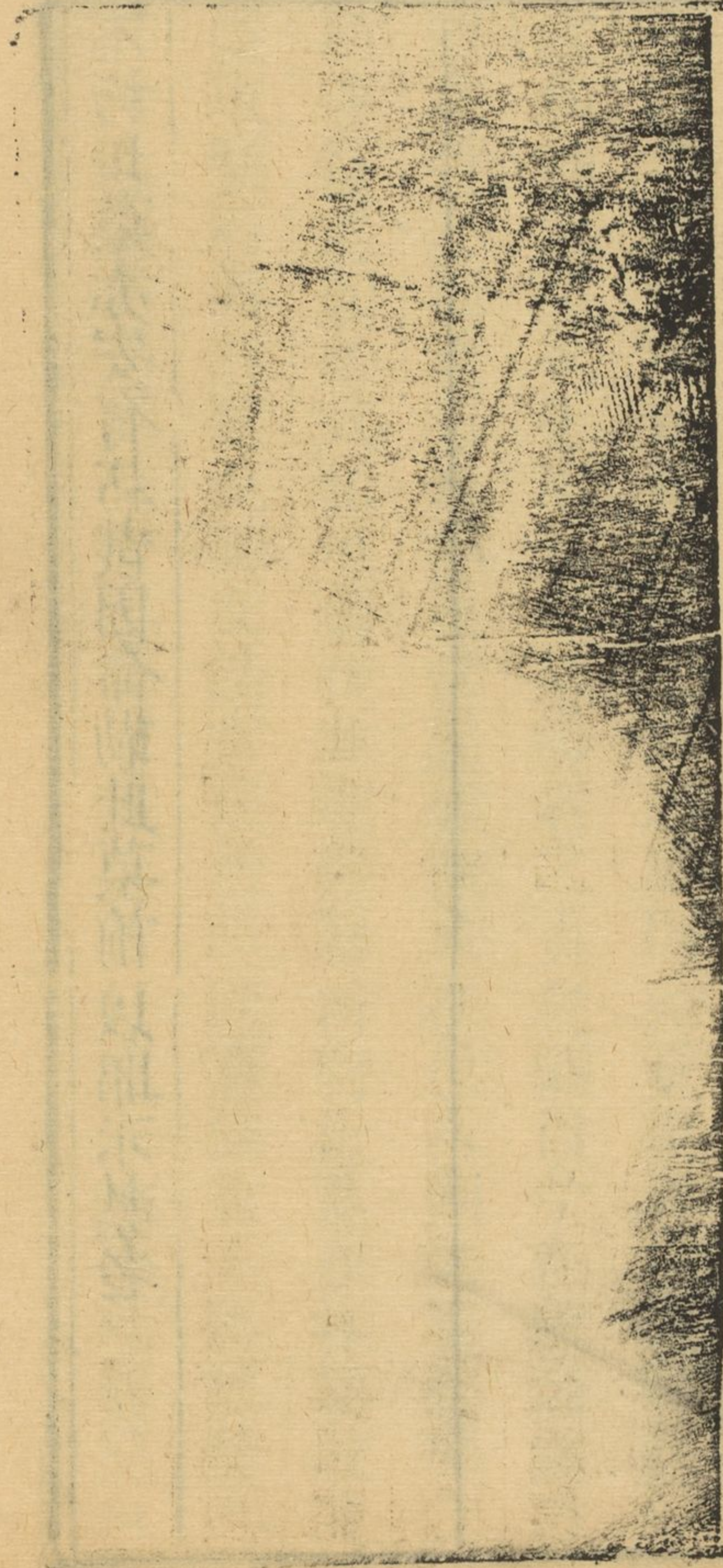
會稽

望廬

此明兵部尚書遼東經略熊襄愍公之墓也公諱廷弼經交緯武體國忘家東事之成敗有天而雄才偉略義膽忠肝直共遼山遼水長存千古羣猜衆忌能隳爾萬里長城不能使蹇蹇孤忠不志炳丹青骨香泉石也余承乏斯土景慕先型每懷憑弔丁酉冬邑中紳士告公祠宇數楹坵水一坏俱遭毀掘傷哉襄愍距今四世而瓣香坏土遂化爲冷風寒濤不克自保念此涕零言之髮指因共邑候金定力廷襄捐俸以佐衆紳贖歸修賢里祠堂及祭田十石通詳各憲另文紀石以垂永久惟公墓所

月塘堦道舊皆甄石礮砌因子孫散處失守致附近居民得毀掘無存法應重科而衆紳士請從寬論聽其修復舊規踰時報竣夫死士之壟樵採猶禁所以貴德長民者之事也郡國輿志備紀名賢居第坵墓以彰人物之盛則維桑與梓於先賢寢坵宜何如愛護又里中凡知慕義者之責矣繼自今在熊裔爲乃祖瘞骨之地後有孝慈自當過墟而哀在邑人則先賢潛形之所亦當過閭必式相戒剪伐共禦侵暴苟有近墓樵採芻牧及盜取甄石者許錄此碑文請官法治設熊裔偶有不肖犯禁亦許外人首告倍處嗚呼忠義千載不磨好德人心不死曩愍自

不朽坵墓亦安有朽哉因命勒此墓前以昭示禁者



公贖熊大司馬祠堂祭田記

章培基

江夏熊襄愍公其家祠在修賢里祭田百畝附焉蓋公所構以
祀其先而後人因以祀公者也四傳而家益落里右利其田賂
奉祠者得之爰及祠宇遷其主邑紳士抱庭堅莫救之痛者合
力議贖執不可上其事於官予請諸上憲割俸益所贖金贖復
之廉公會孫原謹者維鈺維鈺主其事嗚呼公宜有祠祀久矣
前明神熹之際東事騷然公再起田間捍牧圉謀撫綏中外謐
如卒以蠹賊內訌委頓棄捐揆諸以死勤事者其受禍獨烈勅
載祀典何濫焉又公居里閉勇於爲義凡邑所利病極力與除

卽今長堤歸然江咸嘉蒲食其利者數世公真沒而可祭於社者乎胡爲二者闕如俾公僅得享其家祠重以子孫不能世其業一椽百畝又折入豪右嚮非里人申其義長吏治以法是剛方義烈如公安內攘外如公勤勞王事卒陷不測如公爲其鄉人禦災捍患如公歿未百年而寢坵蕩然矣吁公亦艱於血食也哉雖然昔之田與祠公所遺也私也其在於今鄉人之所捐復有司之所區畫也公也私則爲廢爲興家事耳公則維持保護塗之人皆得而與焉繼自今公子孫有能光大前徽增其式廓者規模具在踵事增華無難也苟爲不肖其鄉人皆得排擊

凡有司皆得厲禁吾乃今而幸公之得以長有祠祀也抑予有媿焉者昔王文成公作文山祠記自以今言不能親修爲媿又媿於其氣習風聲之弊不能講去其偏蓋昔人慕義如是之切也予守是邦六年矣胡不率其鄉人爲公請祠春秋用光祀典又胡不表揚義烈興起頑懦使邦人各展鄉先生之祭而不利其土田而乃沾沾狗紳士之義就其家祠爲經久遠以視文成之記文山庸有異乎用是揭之祠壁以告後之有事茲土者俾無蹈予之所媿而後公乃長有祠祀也夫襄斯舉者爲江夏邑侯金諱廷襄字定力鐵嶺人本府通判署邑篆張諱陟字遜齋

福清人邑侯潘諱宗鼎字實夫溧陽人府儒學訓導蕭元亮漢陽人縣儒學訓導吳景玠隨州人邑紳士名列後祭田邱畝另紀石

與熊芝岡司理

郭正域

北來髮短齒疎懶弄鉛槧門下復以見委緣韓觀察有舊識不敢辭也來教治狀精覈古雅便是大手筆不佞其何能潤色之勉贊數語不妨更爲斥正自南來者誦門下清正之操不激不隨爲理如此他日名諫議氣局不必過求

書襄愍公傳後

南嘉尹民興宣子

予與弟民昭並讀公治遼諸奏章皎然日月而竊怪當時諸蝨
賊害其成不已逐其人而又殺之以快其志其故何也或曰公
馭下嚴交友刻性氣凌人每事必求勝所以死烈皇帝勅予行
東邊之地諸長老爲予言公束帶見長吏怡怡若家人雖廝養
下卒一語偶中往往握手引坐其推誠待人不沒人善類此惟
諸奏多擊瞽說盛氣不平誠如人所訾而予又觀神宗之季年
一時賢士大夫溺於李贄含垢無爲之邪說片策不發以爲全
軀保妻子之圖最下貪金珠若犬吠然投骨卽止抱謀角立者

又如醉夢指東西必敗乃公事公此時非瞻一身之死也上而天子九廟中而諸大夫下而普天億萬蒼生之性命懸於一策成敗之間此何時事而誹公以爭而欲公之爭不必求勝乎是無異於火發於室而責救焚者以鄒魯之步覆舟在水而責拯溺者以容恭之手也其不相繼而濡焦者幾希矣蘇子瞻曰士以氣爲主夫才猶火也氣猶風也火挾風以昌才乘氣而大有才無氣則爲鬼蜮爲蛇蝎柔媚可狎而專螫人於不可見之中此子長所指爲陰賊而巷伯以爲豺虎不食之餘也而欲公不性氣也哉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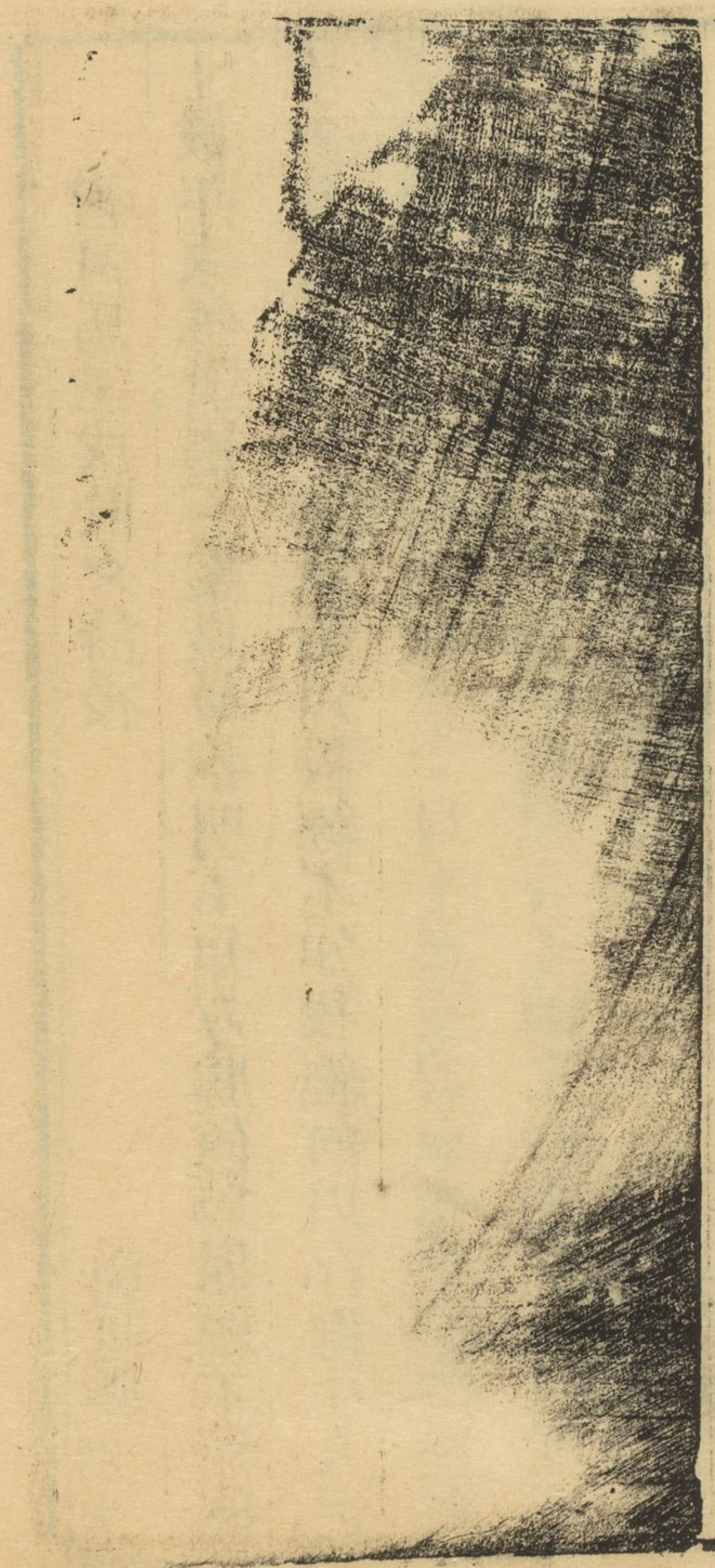
尹民昭翼子

予兄宣子見皇帝之明日卽奏文正張公襄愍熊公諸大績請降殊典風勵羣臣疏朝上夕報可皇帝更列二公夾輔捍禦之勞招怨開謗之本煨煨近百言多非疏中所有也益見皇帝神聖高出臣下矣公久奪爵欽賜復原官謚襄愍張公欽賜四代誥命有冢孫張同敞具木謝恩同敞號別山能古文與予善

書司馬壬戌除夕詩後

阮元璐 鴻賓

十數年來惟遼陽一案最易推明不知方勝何以撤經不知既
敗何以信撫不知撫敗何以殺經不知殺經何以存撫小人之
謀動關氣數鄧鄂皆然何尤今日乎萇宏碧血光重黨碑過無
一銖頭行萬里讀此淋漓條貫原委毛繭之心雲虹之氣嘆興
并發中宵徬徨尚翼後賢不昧斯詩



讀司馬絕命辭

劉理順

夜讀此詩反覆玩索覺千古文人千古忠臣不惜其死而恨其
功未竟我為英雄下淚當與離騷忠憤同看

書襄愍公集後

高旭霄

吾楚有兩偉人具將相才一文正張公一襄愍熊公皆蓋代才
千古無對者也文中功業彪炳身後方遭貶議猶得保首領以
終卒邀昭雪光復爵蔭文集亦盛行於世可無憾矣獨襄愍事
功不就竟以誣服齒劍後嗣賢孝繼出而生平受禍之故卒無
有表章之者雖蒙謚贈官而文集尚散失不行於世寧非缺事
與此冊鳳毛麟角得一可寶况皆具體當珍之以俟紙貴

人觚

鈕琇玉樵

熊公芝岡先生當督學南畿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卷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門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破家傾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跼蹐不敢

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公曰此易事無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公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粗糲者眞英雄也公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公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竝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公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

奇哉妙技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敢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抵家後公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也如此

小娘孃館心語二則

漢邑
族孫

頤夢花

乾隆辛丑秋

高宗純皇帝讀明史熊廷弼傳嘉其孤忠憫其屈死

諭督撫錄公之後人熊泗先者襄愍之五世孫也於壻爲諸父行

素能文大吏擬以其人聞顧泗先方挾策應童子試學使
者知而故屏之泗先仍緞羽焉然名旣

上聞奉

旨以廣文凡俸滿援例可得縣令值楚藩勒抑以
上故乃署中考久之得大竹縣佐憶

世宗時上海凌公如煥督楚學拔應城楊某貢詩文適劣
上怒逮凌詰之對曰臣以其前明忠臣楊漣之子孫也
上喜復凌職而授世鏡七品京官相提並論人之賢不肖相去何

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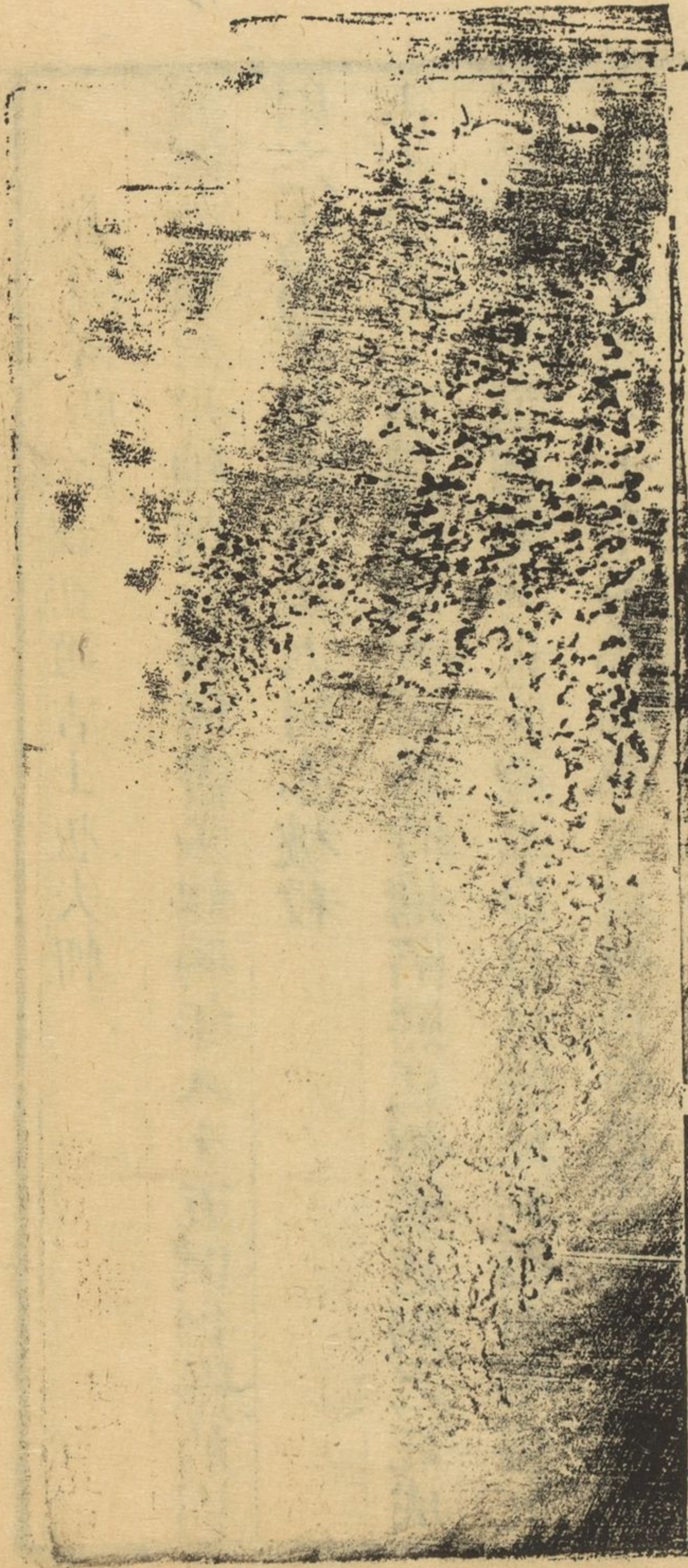
或以行書長卷質於余里中兒則家襄愍公自書獄中寄
友孫何知詩也字法遒勁顏平原爭坐位帖而忠憤抑
鬱之氣百年以來猶流露於楮墨之間莊閱再三感激欲
泣比余歸自江南詢之則贖去久矣雲烟過眼手澤無存
不知此卷卒歸何所願海內有心人得而寶藏之

寄園寄所寄

國初趙吉士恒夫輯

流賊破潁州州紳前兵部尙書張鶴鳴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樹
射之大罵不屈死子張大同亦被殺

吉士論曰 張鶴鳴爲大司馬時構陷熊廷弼熊廷弼之死成
於丁相紹軾紹軾於長安道上白日見熊廷弼歸而腦裂死
鶴鳴年踰八十卒遇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生平哉



嚴齋筆談二則

漢邑蕭芝 昆曰

熊公字奇為學使試江夏得熊賀兩公卷甲乙久不定或問之
曰一將一相未易軒輊其人曰相在前公然之臨當大比皆使
餽以金且察其狀賀端坐小室徐起對使者再拜受之口授謝
辭至熊所能適自外來遽納金懷中偕使者叩轅謝使者具以
告公掀髯大笑顧幕僚曰所為將相者信矣

熊襄愍公試常州賞賚諸生宜興首卷生進公注目久之曰難
道爾將來官職不高恨爾心術不正杖之二十復厲聲曰急早
回頭如是者再是夕公頗不樂連飲數斗拔劍起斫壁柱大呼

宜興生惱人宜興生惱人

宜興生何卽周延儒也

熊孝烈傳

鄒漪

公諱兆珪字元敬江夏諸生經略遼東熊廷弼先生冢嗣也少
有文名貌魁偉見經略性剛急不能下人每宛轉切諫經略輒
大聲叱之曰監子何知公退而流涕天啟中經略下獄公走都
侍父獄中者三年旣被論殺西市魏闖復使人索公公不得捨
父骸骨步馳還里對母大哭失聲與妹胡相持日夕慟未幾妹
觸階而死公曰我男兒也未獲死所姑遲旦夕俟之居無何魏
闖用御史梁夢環疏懸贖十七萬牒告楚撫按下經略諸子獄
公就逮慷慨語衆曰吾父生平慙激則有之安所得贖卽盡括

田園器用圖書刀劍錄報兩臺閱三月御史劉徽疏再上覆贓二百萬公曰吾惟有一死耳會縣吏諷之出獄計書諸贓公佯許諾乃以弟兆璧代繫既出獄泣別母弟妻孥徧辭諸親友又往拜祖墓并葬諸母之未葬者縣官不覺也趣歸獄比贓益急公退閉戶書字兩紙手授其僕曰一以報吾母一以示縣官遂引刀自裁啟戶視之刀猶在手血盈戶矣蓋丁卯年正月十八日也公母詣縣官大罵屍三日始出獄顏面如生郡人士莫不悲之傳播遠近當路亦頗心動部疏因稍緩其期閱數月縣官會計其所鬻金僅得二萬崇貞改元乃得免而公死竟無表章

之者同學諡之曰孝烈

論曰張湯死其子安世葬以牛車不惇不隧孝武惻然爲誅三長史并罪丞相天下稱安世之賢顧湯以刀筆吏深文周内流毒天下死固分耳經略於遠有曲突徙薪之識有焦頭爛額之勞功罪與湯遠甚直以時無漢武又逆闡氣勢與諸仇家之居要地者乾兒義孫之以經略先贄者鋒鋦勝漢丞相三長史萬萬故公不能有所感動雖然逆闡憾楚深矣公不死豈惟熊氏無噍類連染收告將遍三湘七澤間則公憤不顧身所全甚大豈與庸夫牧豎自經溝瀆者等哉

孝子傳

魏廷謨

熊兆珪字元敬大司馬熊芝岡先生長子也儻偉倜儻爲諸生有聲又經略遼東衆忌側目大司馬當廣寧之失兆珪憂惘無措隨父在獄艱辛勞瘁知不能免一日少司農李邦華密召兆珪私語曰若至明日則子身不保矣吾有公務出國門子速扮輿夫裝爲我輿人帶汝郊行十餘里汝速歸庶可逃此一劫運次日厥衛大索兆珪不得卽將蔣應暘架以天壇馳射一案意在兆珪誣兩人有謀逆之舉戮蔣應暘於市應暘遼東遊擊大司馬門下裨將也兆珪晝伏夜行如子胥之匿跡江上歸家脚

底皮肉皆裂求如吹篪乞食何可得也大司馬既正國法兆珪甫回籍而追贓之旨下矣始擬十七萬繼御史梁夢環復疏叅廷弼侵餉二百萬行本省撫按追比忌者亦知司馬家未必得完欲以盡殺其子姓族黨無噍類而後已及逮兆珪下獄以四老僕應比縣令奉上命宣言曰爾主賊十七萬刻限每一比完一萬限滿如期報命勿緩也三四比後僅完數千縣令怒呈一牒學臺將兆珪諸生褫革意加刑比及兆珪矣兆珪謂四僕曰爾輩可免我自以身當之天啟丁卯正月十八日黎明默祝曰吾父無以報國我寧不可以報父安得獨生以貽九泉羞命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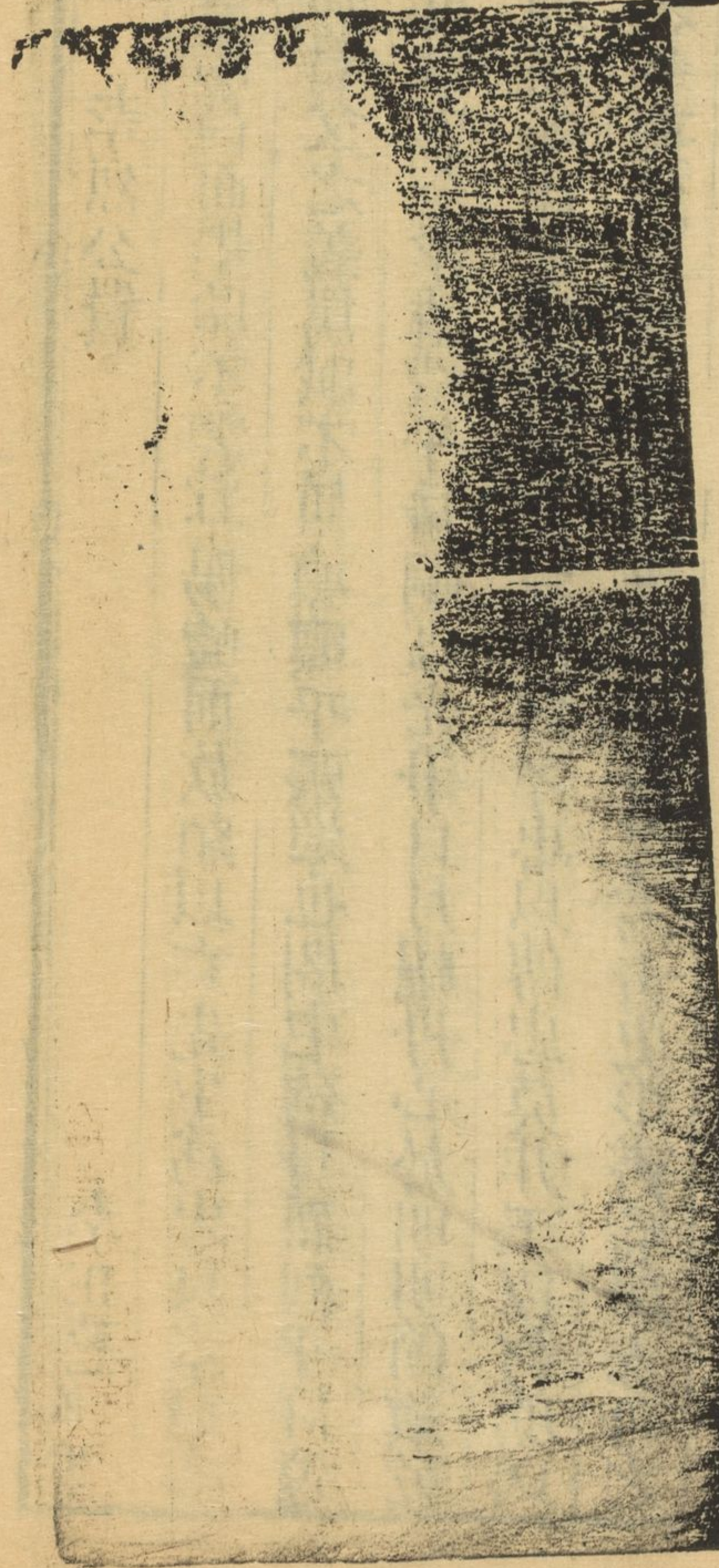
僕歸家取圖書玉鎮紙與行酒牙籤諸戲具中藏一小刀意欲恐家人覺也故混取之見匕首至大喜裂帛刺血作書曰臣節可戮而不可誣士身可殺而不可辱等語自將匕首抉喉噴血數丈獄卒與家人驚救不及而立斃矣兆珪身長八尺美男子肌膚如雪談笑就義未入獄時迎其母夫人坐堂上喚妻李氏及家幹僕十餘人立堂下而命之曰今日將我家田屋園圃什物衣具冠帶簪環細瑣之物無漏一絲以及男婦婢僕几案盤匱之微細登記一冊投之守道陸公跪堂下兆珪曰先人當年爲諸生貧無立錐楚人盡知之今之所有者皆朝廷之所俸賜

也今以朝廷俸賜仍還朝廷共計家產田宅什物男婦儿案一切微細如酒盃紈扇價值不過三萬七千二百有奇家產盡則繼之以性命何辭焉若兆珪敢匿寸絲粒米則死有餘辜其田宅價值不多開毫釐以負罪鄉黨受惡名也言訖而出夫兆珪痛其父死非命視此一身已如贅贅視產田土宅有如糞土奈何奸穢小人既殺司馬之身復欲絕其嗣息不顧封疆止圖報復其計亦何愚哉雖其父子俱死然臣忠子孝奕世比之岳少保伍奢父子真人傑哉人傑哉

孝烈公贊

李正慈 依雲

首陽高而墨胎不饗宜陽峻而族類以亡先生爲忠良之裔志切君父之義罵賊不屈凜凜乎張巡也閤宅殉身烈烈乎許遠也繼忠全孝嶙嶙乎岳嗣也光爭日月耀丹心於明明節鎮乾坤煥朱祚之赫赫嗟嗟孝以傳孝忠以傳忠莫非王臣何熊氏之多英烈與荒烟蔓草誰弔幽貞之靈青史彤書疇彰赤舍之血無得而稱不其然乎



熊叔敬先生殉難本志

南嘉 李正禧 梅雲

予聞諸父曰熊襄愍去天下無任事之人矣此先朝之所以失也憶與先光祿同朝事相羽也言相和也所爲朝野事輒濟及逝公曰無李景穎吾無能爲矣論者謂公才氣一世乃爾公亦自歸之性氣云抑公所處何時哉神宗末年良知之說甚浸淫至光宗熹宗間上者爭爲談禪以鳴高卑者奔走於權豎之門而泆認富貴無復留心國是而擔當者矣獨公毅然以天下爲已任故羣吠而爭沮也卽令瓦合其間或苟且圖濟而終隕其聲名此公所以寧爲玉碎也公敗而天下爭以公爲戒自吾楚

楊吳兩忠烈而外專事荏苒雖以獻闔中原烈宗之焦勞日浴
四輔以求治且交壅而不以聞也及獻逆破楚城守土臣工望
風先遁殿藩紳衿俯首就戮而已惟公幼子叔敬者端坐堂上
賊爭執縛獻逆知爲名臣子欲官之以收衆望先生罵曰二祖
十三宗之靈安在而使賊奴梟張若是哉且敢以官辱我乎唾
罵不已賊奴探其舌并戮其二子名在名詩者閤室殲焉烈哉
襄愍公之死係天下之安危先生之死尤係天下之綱常藉令
先生以草茅書生苟屈一時豈不可以倖生然終不以彼易此
者其甘爲玉碎也猶先生志也當時死者以億萬計獨先生以

罵賊死亦可爲獨立過人者矣使先生不死死而不罵賊死何
以爲襄愍地也死有重於泰山者如此類是雖一時之氣爲之
實歸於理之正心之安耳氣愈挫而愈奮熊氏之家學獨有本
與先生諱兆琮字叔敬性慷直好讀書喜詩酒醉後或歌或泣
人莫測其意先生伯兄諱兆珪字元敬殉父難同學諡孝烈仲
兄諱兆璧字仲敬展轉患難間萬里歸櫬存祀事以純孝著賢
者之後善善莫及豈幽芳難罄抑名狀須人耶予忝交四世仰
止獨深得詳先事粗述梗概以待史氏庶幾一門忠孝照耀今
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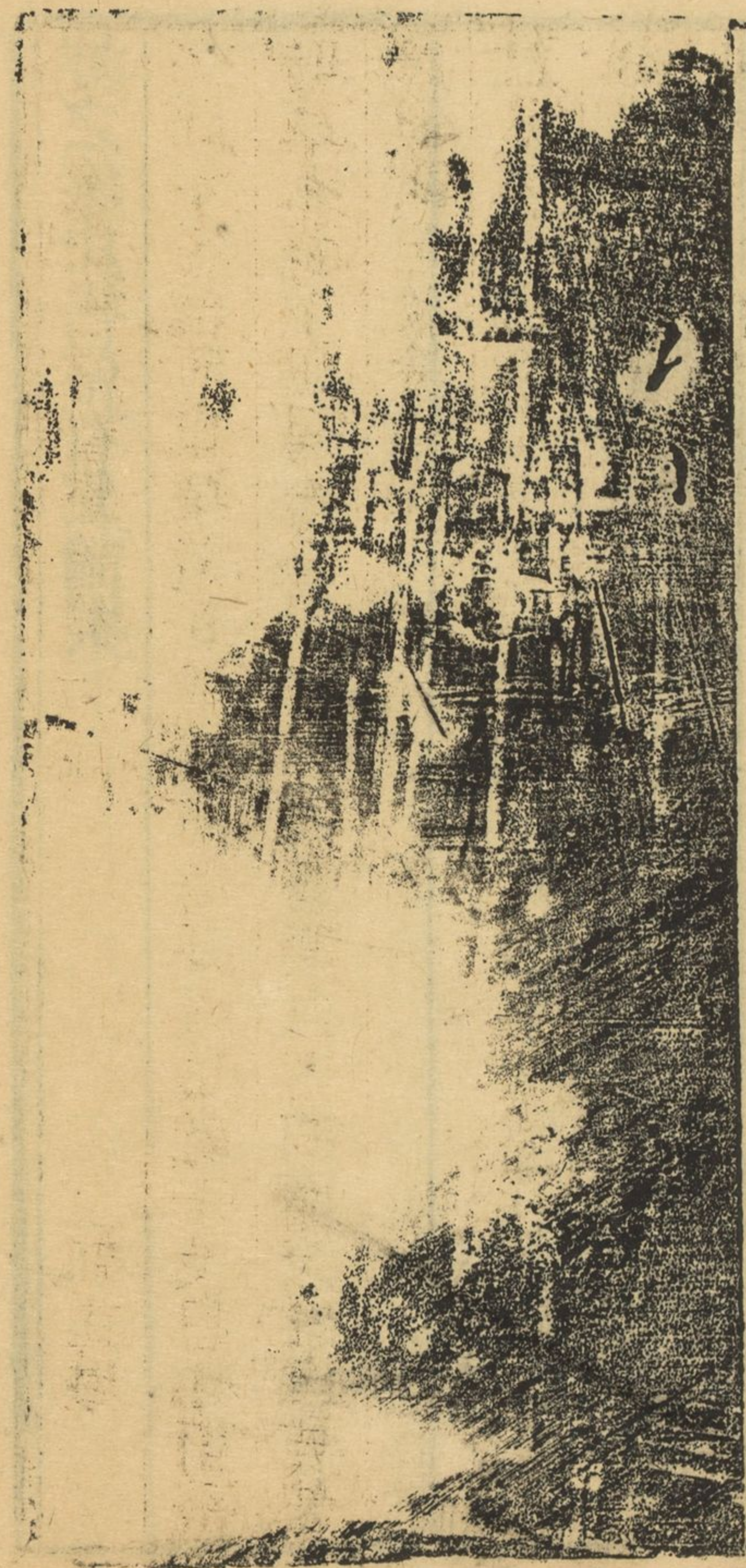
叔敬先生傳

陳國祝 鶴汀

先生諱兆琮字叔敬江夏人大司馬襄愍公第三子也方大司馬以遼事被議先生甫成童迄事平已弱冠矣始志學補博士弟子員常痛先人以忠勤蒙冤遂自奮激讀書期以光顯前人之志爲文雄偉博大試輒前茅自癸酉至壬午屢困棘闈益扇戶攻苦不涉外事癸未獻賊陷武昌先生被執先是予兄國祥由蘄陽爲賊所擄薙其髮遂披剃爲僧從師石句出亂軍中以賊重緇流獲免至南壇見衆賊擁一人至大呼太祖高皇成祖文皇列宗之靈孰視之乃先生也衆人相視而笑不知其所呼

何人賊首素耳司馬名屈之降且嗛以官先生嗔曰叱詈奪其
刃與門賊大怒羣起鬪之是時惟國祥石句兩僧在旁視其死
而嘿識之脫歸告人始知先生之與難也噫先生一諸生耳奮
身殉國猶不忘二祖十三宗也何其乃心王室忠烈若此哉吾
觀大司馬之後長元敬公以諸生死於孝李孺人以苦節終次
仲敬公自粵西解任歸奔走數千里陳請父骸歸守死不仕而
先生又以罵賊捐軀殉難忠孝節義萃於一門卓然千古噫北
地哭廟知昭烈之有孫綿竹死戰信武侯之有子向非襄愍之
忠貞世篤奚至此耳讀斯傳者可以白大司馬之心而當年功

罪之案史書當有定論矣



送熊芝岡督學南畿

二首

郭正域

文武才名世所無
轅還五國到三吳
長城築就干戈息
化雨飛時草木蘇
下里陽春推郢曲
高皇禮樂自留都
燭天曾有芙蓉鏡
照乘全收滄海珠

君是龍頭第一人
片言海內等奇珍
都亭奏草皆推轂
堂上談經妙斲輪
范士肯教金躍冶
論文不使蛇爲神
當場駿驥應無數
若個能堪步後塵

西市弔襄愍公

古燕劉

浩氣塞天地
丹心照今古
市酒逢比血
魄飛江漢潁

弔大司馬芝岡先生

陳鑑

燕雲唾手就揮戈鑠骨銷金奈若何
萬里封侯成底事武昌江上好漁簑

哭芝岡司馬

孫鵬舉

大臣義死國死敵不死法咄咄哉我友身名坐交罰
挺赴遼陽急眦裂怒衝髮屯牧請自效敵畏一指抓簡兵
十八萬聲罪張天伐汰練纜過半讒妬口嘈嗜功名保危城
聖知亦特達狗眾放歸田城沒如朽拉更欲催之出戰守互垂刺
弟子使不當却走先馭駮馳援中道返崩角何能甲詔問失屬罪
經巡固周內

一箚掩大德霸君昭已洽如何同罪中又異生與殺當墮厥成
時內外寧十拔况疆退非夫所擬必恰恰梟首行九邊殘骸捐
飽喫特寵與殊戮反覆在一眨天地豈不仁日月豈不察終當
鑒爾勞結草思報答無等國殤憐風雨夜藏爓

輓司馬

范國祿

尚書氣節重朝堂自是書生到老狂王事豈容滋口角宦途何
必盡康莊出身門戶原相左料敵機鋒自可償畢竟借名平眾
怒殺人原不為封疆

哭司馬公歸櫬

金陵王仕儒望如

為痛遼陽勢已凌曲江惟見舉朝稱豈知銀艾榮張煥終遣貂
璫殺李膺肅慎矢遙寧易得天山弓在尚難憑誰憐貫索寃成
案九塞風淒領血水

金陵張一儒彥先

山海雄關歷舊疆勞臣無罪死堪傷鬚眉五載猶生氣骨駱于
秋尚俠香繡斧昔年名太早彤庭今日策誰長招魂想像歸何
處會遣巫咸到帝鄉

抗疏先朝屢報聞主恩雖重謗難分不為竿牘苞苴事欲奏金
戈鐵馬勛詎謂鳴鴉仍取子

公長子為江夏令所殺

尚思貔虎動成羣忠

言未用遺編在誰肯吹噓達聖君

蒲圻魏說

醫閭山峻混江遙皇甫威名再度遼捲土定知終靖國鑠金那
使暫登朝邊臣經武原殊狀獄吏深文始並條自此覆盆無白
日霜飛燕市颯風颭

同邑賀逢聖

抗直孤忠與性成殺之徒廢黨人名金錢乞命言殊幻斧鑕當
辜憾未平就市夏侯寧改色歸元先軫尚如生漢江與櫬乘風
渡似逐胥濤怒作聲

同里 李應選

翹首金雞肆赦無園扉愁聽夜啼烏分符詎料成鉗網賜劍誰
知換屬鏤雲掩朝陽西市慘公死西市日天氣晴朗忽黑雲四起大電橫飛雨滋春色
石屯蕪邊庭肯悉當年事雄略真堪壓腐儒

清河 李繼學 玉泉

功名不使在邊州痛飲黃龍志莫酬河上駐師原有疏關前歸
衆詎非籌劍冲北斗埋豐獄琴操南音作楚囚欲壞長城無可
耐空令人唱白浮鳩

嘉魚族弟 開元 魚山

天遣遺孤力叩闈綸扉公道喜仍存濡毫立見榮枯骨剪紙猶
能起反魂朽壤炎風吹宿草過江秋雨泣青蘋向來功罪從今
定尺土容棺亦主恩

同邑 任家相 心葵

文武才高賈禍深男兒何必死山林非無馬革歸新息况有牛
車載華陰事往益令籌策顯讒多寧使姓名沉曹蜍李志終泉
下氣息奄奄已在今

崇陽族弟 則貞

死後生前事可嗟名高翻使罪頻加宵人共妬誰憂國酷吏相

遭立破家豈有素車來
范式尙留元塚待
侯芭東園幾樹江陵
橘日暮風凋白玉花

題司馬公疏稿

河南劉理順

是書宜細看不比他卷同
諸夏惟熊岳丹心獻碧空

讀熊襄愍絕命辭 二首

新蔡黃利道

萬里長城空破壞
乾坤末路兩茫茫
孤軍失守山河改
亡國無人日月荒
只謂奸璫窮黨錮
誰爭遼事好商量
可憐一具英雄骨
不死疆場死法場

遼城疋馬嘆蹉跎
絕筆依稀正氣歌
鐵骨空留歸骨恨
名場禍

比戰場多英雄
不了君親事
天地其如運數何
惟有大江流碧血
年年怒湧不風波

讀芝岡司馬別孫何知先生遺詩

蕪水楊繼經

不獨丹心海岳橫
河梁猶見友生情
東風吹淚洒難盡
湯火飛魂咽更鳴
臣罪當誅原若是
君能知我總生平
楚鄉舊日猿啼處
只恐聞時白髮生

讀孫何知先生祭經略文

楊繼經

淒涼何處感遺文
生死交情不忍聞
讀到張陳皆痛罵
有誰韓孟可同羣
河山亂後靈心在
妻子拋時血淚分
惆悵漆膠誰似

得青松白馬兩紛紛

拜襄愍公墓 二首

陳大章

鈎黨何荼酷危關迄戰爭有誰支一木空自壞長城萬古莫宏
血深山董相坐攬衣頻下拜無淚洒荒荆

罷闕歸田後囊頭對獄辭孤忠傳異代野史記當時事與浮雲
逝名同皎日垂夕陽孤照外猶樹大明碑

過襄愍公故里

陳國祝 鶴汀

南紀滔滔逝不迴鬱蒸當日爲誰開名山有意鍾靈傑遜代無
心惜異材遼左故人書尚在掖廷鈎黨血空摧祇今誰作長沙

賦日暮疎林啼鳥哀

自安陸歸讀楊似山弔芝岡先生詩感而寄此

漢陽 蔣魯傳 東衍

平昔多論古抗懷君與俱喜怒數行下展卷成歎歔時復造其
地覽古益荒蕪君臥東山適余甘餒所驅眷言來何方乃在郢
水隅撫茲龍飛地登臨興頗餘因懷議禮日頌典亦何都呼譽
午門外捶死十七夫流血漂儒冠臣子赤肌膚崇號禮樂備負
土山靈趨龍盤眞鞏固松柏亘天衢倏焉悲彼黍茂草鞠荒墟
塚邊無大木赤日焚帝軀嗟哉世宗朝元氣浸已虛分宜虐海

宇廿載獨秉樞元修西苑閉四海荼毒呼嗣是災祲繁兵戈無
 歲無東師勢愈張將士習逃遁開原鐵嶺破塞土血模糊單騎
 赴瀋陽韜鈴素所儲手扶邊日傾心血塞草枯厥功實已偉息
 者盈廷迂紛紛奏牘觝萬里勞臣孤無已謝老疾全遼頃廢區
 馳檄復就道龍任再來殊登壇紅麒麟望野赤頭顱寒遭樞撫
 輩一計弗容圖譬彼大匠才頽厦責其扶胡將手足錮毀畫督
 厥辜廣寧棄者誰瀟酒無復虞媒孽甘剗刃冤者泣路途念之
 髮頗監掩卷空長吁君也有同傷和墨淚成珠悲風動毫端幽
 憤不可舒賞罰墜紀綱國運屬須臾生不逢堯舜允矣犧牛愚

勿為隔代嗔慷慨復何如

襄愍公之孫痴友痛祖父之冤廣索詩歌還為賦其始末

實心傷之矣

蔣魯傳 東衍

匹馬來登大將壇疾呼高叫振彫殘江湖夜嘯兵先潰鐵嶺魂
 歸月正寒絕塞氣吞鋒鏑下孤城手植陣雲端廟堂沮抑多嫌
 忌自古功成在外難

貝錦橫加勢莫安栖遲養疾謝艱難中原正恐長城沒帝闕重
 宣寶劍看誰信嬰兒豺虎犯高堆白骨雪山寒王郎膽落爭先
 入鬼泣關門血未乾

麒麟袍換赭衣冠
鼙鼓聲催白晝寒
借箸那知神算遠
偷生翻覺憤轅安
忠魂貫日山河固
廷議傾人社稷殘
回首榆關斯已矣
河西空復淚漫漫

弔大司馬熊襄愍公

黃陂 王宗謙 言芬

不矜名節不矜功
黨錮如城罔篤忠
千古人心原未死
至今猶聽哭龍逢

讀家襄愍公傳

漢陽族孫 時汝及

殘旗裹血戰塵昏
剩護遺黎入塞門
疏抗萬言留正氣
獄同三字抑忠魂
孤身只作東林的
異代能邀

北闕恩莫歎英雄
無末路封疆黨錮
兩難論

弔熊襄愍公

同邑 鄭開珖 杜輿

一代尙書誰敢儔
胸蟠萬甲氣橫秋
干戈用盡回天力
奏簡思深守土謀
功與東遼山並峙
名隨南國水長流
丹心自喜盟千古
野老何須痛楚囚

弔襄愍公墓

同邑 徐炳章 虎臣

翁仲彫零華表殘
蒼碑苔蝕字將刓
模糊迹認熊兵部
唾罵羣知魏宦官
傲骨含香歸尺壤
悲風逐電走三韓
松濤怒捲斜陽外
猶有英雄洒淚看

讀襄愍公傳

整頓遼邊籌畫工封章十上九留中長沙策好虛流涕武穆旌
回罔奏功誰恤經臣血已盡可憐執政耳皆聾不爭國計爭門
戶白壤長城誤乃公

讀性氣先生傳

同里張榕

汗簡千行字丹心一寸關齊勳將武穆正氣逼文山但念孤臣
績休同野史剛丈夫多血性展卷愧華顏

弔元敬公 三首

張一儒

覆巢元與禍為隣峻士餘波橫及人法吏窮追惟有骨贖君咸
願百其身爰書欲對殊無狀絕筆傳來最慘神自廢蓼莪紅淚
竭獨將頸血報嚴親

法令前將尚覺寬恨遭墨吏虎而冠繁刑未厭膏先罄百口無
辜血盡丹祇謂死生如夢幻誰知清白轉報難竭來身後田廬
盡忠孝城頭風雪寒

功罪先人闇莫裁况逢湯網未全恢因思阿堵非明鏡但入園
扉卽夜臺有毋范滂名不愧無兒崔曙識堪哀

元敬止幽燕賜
遺一女

魄容歸葬應有皇恩次第來

讀孝烈公傳有感

孝感族姪

賜履

氣節消除勢燄張追呼何刻出門墻千條虐計鋤龍種一片精
忠貫日光遜國當衰刑自慘善人宜福禍偏長黃泉莫酒含冤
淚留得人間姓字香

弔孝烈先生

錦寧覺箴

孝子思親自勿傷情寒六月冷飛霜楚天日照精靈血江水波
翻屈子腸幾輩同人憐怨惻許多傑士泣徬徨英雄不守千年
夢巨闕單披下大荒

讀孝烈公傳及血書

本邑胡潤

覆卵陰謀計太過奸璫鷹犬笑張羅須臾報復渾如此遺臭流
千古爾奈何

書孝烈公傳後

北平黃叔琳

上蔡當年事已非秋高鷹號兔空肥如何鸚鵡洲頭淚洒向梁
園作雪飛

讀孝節公傳

本邑楊兆傑

先生大節凜冰霜青汗聲名萬古長二祖頻呼梁木折楚天一
望斷人腸

家襄愍公全集序

嘗聞上下前明三百年天下其爲相者斷推吾鄉張文忠而爲將者斷推家六世族叔祖襄愍先生江陵之相業務尊主權威福所加跡疑自擅世不無訾訾其後者若江夏之曉暢軍事

高宗純皇帝至許爲有明一代之巨擘歲在壬子特

諭楚大吏詢求公之裔孫名泗先者而錄用之畧開創作難之舊

嫌伸門戶不容之直氣

聖朝褒忠之典與至公無我之心直駕千古帝王而上而非公

矯矯然折衝疆場獨立不懼亦豈足以仰動異代

聖人之睿慮而係以流連所謂但得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也曠遇竒遭聞者流涕九原可作宜何如感慨激昂也哉今夫有國者勢不能百年粹無一事而造物者恐未能百年便生一才須之殷而遇之疎古今來蓋往往而時有當日者非常不世出之英旣已奮袂滄海橫流之中起爲國家任難矣乃左傾右軋俾扼腕不克竟其用甚或斧鑕酬勳身罹重辟噫異矣不知孤忠浩氣抑而愈彰王以焚而其光倍潔竹雖碎而其節不撓天之所以酷其生天

之所以玉於成也彼僨轅悞國者流靡顧封疆卒之責不可謝罪不可掩昭昭史冊榮辱判焉然則勞臣志士之所爭固在彼而不在此先是公有芝岡詩行世流傳者絕少其奏議之刊在四庫全書館者秘人莫能窺族兄本槐泗先之子也於藏書家得公全集屬塗川徐君潤堂彙成若干卷謀梓以壽世夫公之文章公之氣節爲之也壯猷碩畫悉從血性中流出當夫羽檄紛馳飛章告急言言金石字字風霆奕世而降覽其事者歛歔憤惋山河變色覺有金戈鐵馬馳驟於敝帟渝墨之間白是天地間不可磨滅

文字其他雜著及獄中諸詩總不肯落尋常谿徑波瀾壯
濶時露英雄本色賈長沙痛哭之策文信國正氣之歌殆
兼而有之公性氣先生傳以文武風裁自命洵非誣云則
是集也匪特一家之箕裘而實萬代之龜鑑也已

高廟聖諭又謂設明之君果採其說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
極是知公一身之存亡前明之存亡係焉公之死非公之
不幸前明之大不幸也蓋江陵死而明已兆亡天下之幾
江夏死而明天下之亡也決矣吁可勝嘆哉

嘉慶十七年七月朔漢陽六世族姪孫塤沐手敬序

是集也

柳

太高祖襄愍公一生心血所聚也 府君

司鐸襄城時亟欲刻之以資俸薄而力有不能繼令大竹
力可勉矣乃軍事旁午日無寧晷而勢又不暇解組歸有
暇矣以積勞成疾且值不肖備員嶺外勢與力兩不及
府君徒賫志歿矣歲壬申讀禮於家 署華先生與 府
君最友善始經紀之而不肖勤其事又得 同人之助始
於仲夏竣於秋杪廼諏吉日告成於 祠以慰 太祖
之忠魂以了 府君之夙願而不肖亦與榮施焉爰敘其
由附於簡末願我諸族子孫珍重視之能讀祖父之書不

辱忠孝之裔庶足仰承

朝廷獎勵之

深恩則熊氏之門興也勃焉可預卜也已秋八月六世孫本槐謨

跋

跋

右明熊襄愍公集如干卷江夏明經徐文檢所哀輯也公忠誠奮發幹局開濟為明代有數人物似不假文字以傳然生平剛烈之性異敏之才崎嶇跋扈艱險危疑之况鬱勃於行墨間者迄今猶凜凜有生氣焉昔三楚忠鯁之臣莫如屈子論者謂離騷諸作皦然與

跋

卷末

日月爭光然屈子歿而秦漢之君未有褒恤
其後人者我

高宗純皇帝覽明臣奏疏憮然太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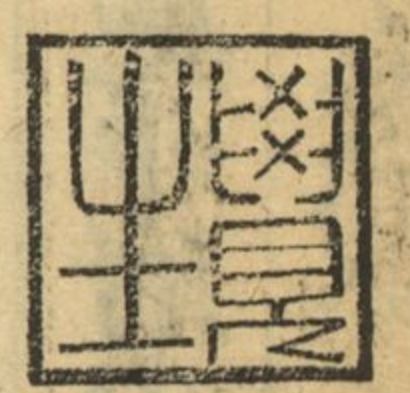
特詔求襄愍之後而予之以官夫以勝國孤臣含冤
二百餘載當其提戈灑血抗我顏行庸詎知
異代原心有袞鉞無私之

聖主哉乃沉霾愈久發越愈光僉王羣小能傾危攝

陷於前而不能使不震暴闡揚於後此

高宗天地之量所由卓軼萬古而公之孤忠大節不
可磨滅至今日雖寸縑尺楮靡不壽金石而
耀棗梨遂使江夏文章赫乎與三閩比烈後
之讀斯集者其亦可勃然興矣

嘉慶十七年七月朏 日講官詹事府少詹
事湖北督學使者歛鮑桂星沐手敬跋



跋

古大臣能當邊陲重任者文臣才識無如范
 文正之胸貯甲兵武臣膽略無如岳武穆之
 存心妙用而兼文經武緯者惟明之 熊襄
 愍公一人焉公之治遼也殷憂軍國結念君
 臣爲人所不能爲言人所敢言凡奏對之疏
 商略之書其情辭懇欵也如赤子慕親一步

而一顧其籌畫安危也如越人起死一病而
一藥其慷慨激烈也如鮫人下泣一淚而一
珠蓋秉天地浩然之氣合文正武穆而再世
者也顧文正當仁宗時韓富同朝而功建名
立固足保其終高宗用一奸檜卽隳武穆之
成而能致之死况神熹間宵小林立排斥正
類公之才識雖超膽略雖雄其如忌成倖敗

之衆何然蜚語日加忠勤彌篤卽中奇禍卒
不稍回崇禎初輔臣孫爌六僕尹民興等力
辨其寃雖復爵賜諡公論未雪蓋湮沒幾三
百年矣我

同宗純皇帝

御製論定恤錄後人公之精誠遂得大白於天下

且

諭令閣臣搜探遺文纂入四庫公之遺書始得播
傳於後世嘻以勝代之孤臣荷

熙朝之曠典際遇之隆豈偶然哉夫推廣

皇仁表揚先哲檢曷克當斯任第上體

純皇帝如天覆載之心俯念襄愍公爭光日月之節

奮然鼓舞廣爲搜輯合熊氏家藏得若干卷

並二公子事與諸名人傳論贊跋題辭碑記

遺事附後非贅也名言絡繹俾讀者不特知

公與文正武穆比烈而仰見

聖天子優卹之典悉本至公非有私於襄愍也集成

敬紀其事於末云

嘉慶十八年癸酉仲夏月同里後學徐文檢

署華氏跋

	<p> </p>	<p> </p>
--	----------	----------

